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谈歌
著



白玉堂

白玉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……

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五
樂
樂
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玉堂：案中案 / 谈歌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245-2

I. ①白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3665 号

书 名 白玉堂：案中案
著 者 谈 歌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胡 泊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55 千
印 张 9.375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，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45-2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子

宋仁宗赵祯年冬皇佑二年初冬，瑞雪飘飘的季节，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皇上正要册封的四皇子突然失踪了。据说，四皇子是得了疯癫病，一天夜里，他竟然疯跑着出宫去了。寒风凛冽的夜里，竟不知道四皇子去了什么地方。皇上立刻派出诸多大内高手，四处寻找，但终究没有找到四皇子，四皇子由此不知下落了。

历朝历代，皇宫里的太子公主总是很多（多得像鸡窝里的鸡蛋？），总难免有一些性格奇奇怪怪的太子或公主（坏鸡蛋？）。如此说来，走失了一个性格奇怪的皇子（坏鸡蛋也是鸡蛋呀，鸡蛋能自己走失吗？）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
皇宫里的家务事从来都与民间的事情不相干。皇宫里的心情当然也不会影响民间的娱乐。民间也向来不关注皇宫里的是是非非。如此说来，礼不下庶人的确是一件好事。老百姓本不应该关心国家大事，也不应该知道

许多让皇上头疼的家务事。这才有了市井坊间的欢乐。但是，谁也不会想到呢，这个疯癫的四皇子的失踪，竟引发了后来一场惊动了朝野的动乱。

（唉！不就是丢失了一个坏鸡蛋么，至于吗？真至于！）

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。四皇子失踪的事儿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云高气爽的秋天，东京城里的菊花处处盛开，东京城外的庄稼金黄一片。这是农民们的收获季节，也是达官贵人秋游出行的当令，更应该是文人墨客饮酒的时候。赏菊饮酒么，从古至今都是一件美事呀。其实，赏菊饮酒只是酒徒们一个美好的借口。只要是好酒的人，哪一个季节不是当饮的时候呢。有道是，好酒知时节，当喝乃发生。从古至今的酒鬼们概莫能外。所以，酒店从来没有淡季与旺季之分。一年四季，酒店的生意总是好的。

东京城西门外十里铺的“顺风酒楼”，生意常年兴隆。有人说，顺风酒楼的生意好，因为它开在了寸土寸金的十里铺。这是西来西去的商客出入东京的必经之路。人们在这里送客，或在这里迎客，都习惯在十里铺歇歇脚。最好的歇脚地方，大多会选在顺风酒楼。有眼热的感慨，如果没有十里铺，顺风酒楼的生意就不会这样兴隆（这是抬杠的话，没有十里铺，还有九里铺八里铺

呢)。顺风酒楼是借了十里铺的光，十里铺是借了东京的光。京城永远是经济中心，是商家眼中的黄金宝地。历朝历代，概莫能外。

谁也说不清楚顺风酒楼有多少年的历史，但大都知道顺风酒楼是百年以上的老店（直让当今那些“楼歪歪”“楼脆脆”们汗颜呢！）。酒楼的门匾，传说是唐朝颜真卿的真迹。当年颜老先生路过此地时，得知了亲侄颜季明被安禄山杀害的消息，悲愤之中，便在顺风酒楼大醉了三天，之后就有了传世的“祭侄季明文稿”。还有传说，顺风酒楼最早是颜氏族人开办。但是，顺风酒楼的五代老板一直是张姓，去年冬天又改了冯姓。改姓的原因很简单，姓张的老板嗜赌，便把顺风酒楼输给了姓冯的老板（传说张老板最后输得崩溃，差一点儿就要裸奔回家了）。而酒客们是不管这些的。酒客们只会记住酒楼里飘香的美酒，不会记住酒楼的老板。老板姓冯或是姓张，关他们屁事？更不管顺风酒楼的匾额是不是颜真卿题写的了。就是换了“颜假卿”题写，他们也照喝不误。

顺风酒楼门前的幌子，在秋风中摇摇摆摆，撩逗着酒客们肚里的馋虫，丝丝痒痒爬上了喉咙。酒香从楼里弥散出来，满街飘荡。酒楼门前，酒客们进进出出，进去的如饥似渴，出来的红光满面，醉步踉跄。店家小二满脸堆着职业微笑，站在门前，频频迎来送往。

顺风酒楼，果然是好生意呀。

临近中午，一个气宇轩昂的长须大汉在顺风酒楼下马，抬头看了看“顺风酒楼”的匾额。汉子穿着华丽的锦袍，看上去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主儿。商家么，永远都是看人下菜的货色。站在门前接客的店小二，搭眼看到长须汉子走进来，目光登时雪亮，脸上笑得灿烂，高高的一声“客官里边请”，就惊动了柜上坐着的冯老板。店小二这句欢欢的叫声，或许是顺风酒楼的暗语。凡有重要顾客进门，店小二才这样高声喊叫呢。冯老板忙起身出来，拱手迎了长须汉子，喜气洋洋地说道：“爷呀，请上楼，老地方。”

长须汉子点头微笑，拱手还礼，就抬脚上楼。楼梯被踩踏得颤颤乱响。只有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角色，才能踩踏出这种满不在乎的动静呀。冯老板赔了笑脸，屁颠颠儿地跟在汉子身后，尖声喊道：“贵客上楼，看座看茶。”

长须汉子已经成了顺风酒楼的明星，连续三天，他在这里挥金如土。他每天开销一两银子的酒钱，却总要掏出一锭银子扔到柜上，扬长而去，从不找零。他腰袋里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？或是天上飞来的？这个长须汉子好像还是一个书法爱好者，他到这里吃饭的原因很简单，只是为了每天看一眼匾额上“顺风酒楼”四个颜体大字。管他是不是书法爱好者呢，他只要进来了，就得

花钱。而且，他还肯花大钱呢。对于这样出手慷慨的顾客，哪家酒店不欢迎呢？

（唉！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。这是句千古不变的实在话。趋炎附势，人之常情么。谈歌应酬过，曾写歪诗一首：叨陪进门腰都折，财大气粗请上座，点头哈腰满脸笑，杯杯先敬有钱的。闲话，打住！接着说这位有钱的汉子。）

楼上临窗的一张餐桌，酒楼给长须汉子预留的。长须汉子以每天十两银子的惊人价格，定下了这个位置。手脚麻利的小二看茶之后，便把已经备好的酒菜端上桌子。长须汉子便坐了饮酒，他饮得很慢，或者说，不像饮，像品。

长须汉子渐渐饮了两个时辰，已到了他平日要走的时候了。

今天却很奇怪，长须汉子饮罢了一坛酒，却不走呢，他低头在桌子下面寻找什么？这样一个挥金如土的顾客会寻找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宝贝能让他细心寻找呢？汉子的眉头紧紧皱起了，他好像真的发愁了。

眼尖而且心细的小二悄悄下楼告诉了老板。冯老板惶恐不安地跑上楼来，拱手问：“敢问大爷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店一定尽力！”冯老板的声音十分小心，他唯恐有什么不周到，得罪了这位敢花钱的顾客。

长须汉子闷闷地说一句：“你帮不上的呀。我丢失了一块玉佩。”

冯老板火烫了似的惊了，这位爷是不是要讹人了？店老板的目光僵硬地看着长须汉子。

长须汉子看了老板脸色，便知道误会了，他扑哧笑了：“老板呀，此事和酒楼无关，或是我落到别的什么地方了？我只是记不起了。”

冯老板大大松了一口气（靠！大爷呀，你差点儿吓死我！）：“敢问大爷，是一件怎样的玉佩？”（你也别说多值钱，超过十块钱，我就报警！）

长须汉子长叹一声：“不是什么值钱的玉佩。只是祖上几代传下来，便显得珍贵了。若送进当铺，或者说能值十两银子？或者也不值呢。唉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”汉子一脸沮丧。

冯老板忙说：“小的一定给爷留意，若问到谁拣了，小的一定送到大爷府上。”

汉子摇头苦笑：“若被个贪小的拣了，便不容易璧还了。”

冯老板闷住了，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导这位大爷。再看长须汉子的表情，仍然愁眉不展。唉！世上物件所值，从没个定价。你看上去不值呢，看到张三眼里，连城也是它呢。再放到李四手上，却又是一文也是不取呢。

想来那块玉佩，或真是汉子的传家之物呢。

长须汉子想了想：“店家呀，可取笔墨纸砚一用？”

冯老板不知道汉子想干什么，也不敢多问，就喊小二取文房四宝上楼。片刻，小二就端着笔墨纸砚飞快地上楼了。

汉子苦笑道：“或是张贴一张文告的好些，玉佩特征暗记详细写了。凡拣到者，某愿出一万两银子酬谢，且当下兑现。重赏之下，或许有望呢。”嘴里说着话，笔下龙舞蛇行，文告一挥而就。

冯老板目瞪口呆。一万两银子？木鸡一般的老板，双手接了文告。只听汉子吩咐道：“即刻贴到门前就是了。”说罢，长须汉子快快地下楼去了。

文告张贴在酒楼的门前，立刻招惹了一群酒客围了呆看。悬赏一万两银子？这是什么玉佩呀？人们都惊呼起来。围观的酒客中，有一个年轻的书生，书生用诧异的目光望着远去的长须汉子，突然微笑了，而且笑得意味深长。

第二天中午，长须汉子照例又来饮酒，进门先问老板，玉佩有无下落。冯老板低眉顺目满脸歉意，说还没有消息。第三天中午，汉子又来看过，却仍无玉佩的下落。长须汉子似乎迟疑了一下，便对冯老板说，他要去东京办事，从腰中取了张银票，放在柜上，说这是给老

板费心的酬劳。冯老板目光一扫，竟是一百两。他心中乱跳，连忙虚乎着推辞。长须汉子淡然一笑：“老板不用客气，收下便是。”便转身走了。老板目送着汉子走远了，忙折回身来，乐颠颠儿地把银票锁进了柜里。

酒楼门前的树荫下，那个年轻的书生望着长须汉子的背影，脸上有了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第二天中午，顺风酒楼门前一阵脚步响，竟是闯进来一个中年大汉。大汉身高七尺，一脸浓密的胡须，两眼精光暴射，径直奔了柜台，高声问老板：“那贴文告的人在哪儿呢？”

冯老板忙拱手：“这位老哥，你找谁？贴文告的？”

大汉鼻子里哼一声：“对！我要那个贴文告的人！”

冯老板打量着大汉，笑问道：“老哥找他做什么？”

说着话，便围上来一群酒客。

大汉嘻嘻笑了：“我拣到了那件值一万两银子的玉佩呀。”说着话，得意洋洋地掏出了一块玉佩，轻放在了柜上，目光亮亮地盯着冯老板。

冯老板小心拿起，细细验过，果然是一个有“如意百年”字样的玉佩，还有“林”字的暗记。其他特征，也与文告所写的毫无二致。冯老板的心便跳得快了，脸上却苦笑：“老哥呀，那失了玉佩的大爷已经好几日不来了。这银子么，怕是老哥兑换不上了呢。”

大汉的目光有些暗淡了：“那他……总要来的吧？”

冯老板摇头笑了：“生意人么，谁说得准呢。或许他那天吃醉了，便贴了这张文告。醉汉的话怎么能作数呢？我看这块玉佩很寻常，怎么会值一万两银子呢？或许那位大爷醒了酒，早后悔了呢。我猜他真是不会来了呢。”

大汉皱眉叹气：“怎的能言而无信呢？唉！算了。”他抄起柜上的玉佩，匆匆地地揣了，转身就走。

冯老板心便慌了，一把扯住汉子，讪笑道：“老哥呀，不妨再稍等片刻，万一那大爷来了呢？”又使了个眼色，小二急忙看座看茶。

（别走！你跑了算怎么回事儿呢？老板我还有其他想法呢！）

冯老板拣了张餐桌，与大汉相对坐了。冯老板讥讽地看着大汉，大汉脸上有些沮丧，兀自说道：“我看也是不值呢。一万两？”

冯老板皱眉点头：“老哥说的是呢，我看那文告就是酒话么！”

一旁看热闹的酒客们议论纷纷了。那个年轻的书生走过来，拱手笑道：“这位老哥，你若怀疑文告是酒话，那一万两银子也必定不能落实了。那么，你何不脱手呢？”

大汉愣住了，看了看书生：“你的意思……？”

书生说：“主人躲闪不见，这玉佩便是无主了。看老哥的样子好像急于用钱，这块玉佩质地倒也不错，老哥让给我如何？”

大汉皱眉想了想：“小爷说的是，你说个价钱听听？”

书生莞尔一笑：“一千两。”

大汉有些腼腆地摇头笑了：“虽说那一万两的酬谢不可信，但你这个数……不行。”

书生微微一笑：“一千两不行吗？咱们好商量呢。”
(俺家没有毕姥爷，可是俺家不差钱！)

冯老板暗暗着急，想不到插进来一个书生。他满脸堆笑，对书生与大汉说道：“二位啊，寻失玉佩的事儿，是那位大爷托付我的，还是由我来处置得好。”他看了看热闹的酒客：“虽说那一万两银子或许是酒话，可是呢，不怕一万，怕万一呀。万一那位大爷真回来了呢？”他转身对书生与大汉说道：“到那时，我上哪儿找二位呀？这顺风酒楼却是跑不了的，我老冯也脱不了干系呀！”

酒客们纷纷点头，认为老板说得在理。书生也笑了：“老板如此说，这块玉佩我却不好收了呢。”

冯老板问大汉：“老哥呀，我暂且替那大爷收下玉佩。你出个价钱。”

大汉笑道：“价钱？那文告上写得清楚，一万两银子么！”

冯老板赔笑道：“老哥呀，我们刚刚说过了，那位大爷已经几天没来了，大概是不会来了。我暂且收了，一则是，那文告贴在了我这酒楼的门前，担心那位大爷万一来了，问起玉佩的下落，我便无言答对，这酒楼也少了脸面。二则是，我也是替老哥想，即使那文告是满纸酒话，也不能让你老哥白白认真了一回呀。老哥若真是咬死了一万两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你拿了玉佩赶紧走路。”

大汉想了想：“八千。那位大爷回来，你还能赚两千呢。”

冯老板讥讽地笑了：“八千？老哥呀，你做梦呢？就这么块破玉佩？值吗？你贪心了呀！”

大汉脸色涨红了：“我不是生意人，讲价的事儿，我干不了，你说个价钱吧，我还急着赶路呢。”

冯老板点头笑道：“老哥呀，我不能让你白白辛苦。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吧，我这人喜欢交朋友。日后老哥路过这儿，你进来歇个脚呀，喝个茶呀，吃个饭什么的。就不用掏钱，统统包在我身上，咱们就不见外了。这样，我给你一百两银子。你把玉佩给我。”

大汉恼了：“一百银？刚刚那位小爷还要出一千两呢！”

冯老板脸上有些不高兴了：“老哥呀，你真是太贪

了。人家那是开玩笑呢。这么个破玉佩，一千两？做梦呢？好，我再加五十两。一百五十两。这回总行了吧？”（你知道吗？我老冯可从来都是一文钱恨不能掰成两半儿花呀！）

书生一旁笑了：“老板呀，我刚刚可不是开玩笑呢，倒是老板开玩笑。既然老板说这是块破玉佩，值不了那么多，那么我就不想退出了。货卖识家。只要我喜欢，我不管它值不值那么多。不过呢，老哥呀，你说八千两，我的确掏不出。我再砍砍价钱，对折一下，我出四千两！”

冯老板急忙摆手：“不行，这玉佩是在我这酒楼里丢失的。当然要由我来处置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豁出去了。我出四千一百两。”他恨恨的目光盯着那书生，他感觉心中的怒火，已经腾腾地烧到了喉咙。这个倒霉的书生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

书生冷笑一声：“我出四千五百两！”

“我出四千六百两！”

“我再加一千两！”

二人言来语去，最终，冯老板花掉了五千五百两银子，买下这块玉佩。当下便去街中的钱庄兑现了，大汉欢天喜地，揣了一叠厚厚的银票，一道烟儿似的走了。未能如愿的书生讪笑着扬长去了。

冯老板热切地等那个长须汉子回来。冯老板非常快乐，除去进价，这只玉佩给他挣回来四千五百两银子。这钱可以再开一个新酒楼了。

可惜，冯老板开不了新酒楼，他还要卖掉顺风酒楼，才能抵消这块玉佩的进价。长须汉子再也没有露面。冯老板很快就醒悟了，醒悟得哭都没有眼泪了，醒悟得肠子都青紫了。唉，从来都是店家算计酒客，怎么会让酒客算计了店家呢？事情总有例外么，有时酒客会盯上店家，正如小偷也会盯上警察。

（谈歌想起一句老话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。倒是地上常常有陷阱。人们常常把陷阱当作馅饼。想去吧，从古到今，天下所有的吃亏上当，只能用一个字注释：贪！）



东京城的玉石街有一家“万兴客栈”。客栈的门脸不大彰显，院子里却是十分宽绰，纵深五层跨院，六十多间客房。传说是前朝某个官员的住宅，后来家道败落出让了，几经转手，做了客栈。

夜色渐渐深了的时候，长须汉子进了客栈。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五天。长须汉子与值夜老板点头笑了笑，径直去了房间。推门进去，屋桌上已经摆放了几碟小菜，一坛启封的老烧。房间里飘荡着酒香。那个拣了玉佩的大汉正在饮酒，见长须汉子进门，便招呼道：“玉堂弟呀，快坐下喝几杯，真是老窖藏呢。”

长须汉子去了面具，摘了假须，果然是白玉堂。

白玉堂讪笑道：“子林兄，你果真是一日不可无此君呀！”便与大汉对面坐了。自取了酒杯，斟满了，举杯示意，自饮了一杯。

大汉已经饮得半酣，笑嘻嘻看着白玉堂，目光有些迷离。他名叫秦子林，是白玉堂早年做杀手时交下的朋友。白玉堂这次到东京的第一天，二人竟然不期在街中遇到了，真是缘分呢。多年不见，二人自是有一番深情叙旧。秦子林便领着白玉堂住进了这家万兴客栈，二人